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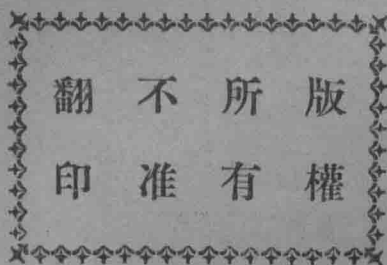


古唐詩合解

讀本

上海春明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四版



古唐詩合解

全書二冊 定價二元四角

校訂者 儲菊人

印行者 春明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

發行者 春明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

總批發者 中央書店
上海四馬路世界里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銷

古唐詩合解卷七

吳郡王堯衢翼雲註

門人李

模宏遠

同校

五言律

野望

王績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此爲起句。首句以東皋薄暮寫望之時候。點題面立一詩之根。次句卽寫望之神情也。望必將身侍着一處。今云徙倚。是身子常移動不定。身不

得自主。故又云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

此爲承。寫望中之所見樹上秋色。山頭落暉。承上東皋薄暮四字。樹樹。見樹之多。山山。見山之多。樹皆秋色。山盡

落暉。則眺望便不能倚定在一處。承上望徙倚欲何依六字也。

牧童驅犢返。獵馬帶禽歸。

此句爲轉。轉。蓋爲合句作地步。與承句不相迷。而氣又要貫。牧者獵者。俱

東皋望中之人。返與歸。乃薄暮時事。牧牛有犢。獵馬得禽。各事其事。正與下文無相識中人。略舉一二也。

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此之謂合。謂與轉句相合也。相

顧者。兩相同顧。乃面熟之人。而不相識其姓名踪跡。蓋以徙倚東皋者自成高尙。長歌而懷采薇之風。彼牧童獵子。又安能識予爲何人哉。

前解寫望後解因景以抒情王無功生於隋唐之際號東皋子沈於醉鄉而成其高蹈故託與采薇而以無相識致慨也此詩格調最清宜取以壓卷視此則律中之起承轉合了然矣

杜少府之任蜀州

蜀州今崇慶州。

王勃

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

此以地名起。城闕指長安。以三秦爲之輔。昔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故曰三秦。蜀江中有五津。因王勃在京。故首言城闕。因杜少府之蜀

遠。故次言五津。言秦蜀雖遠。而風烟實相望也。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此以送別意。承言我之在京。君之任。蜀。此番離別意非不殷。然同作宦遊。各爲王事。君不得

不去京之蜀。我不得赴蜀隨君也。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

此以大夫胸襟磊落作轉。海內雖廣。有知己在。則天涯猶比隣也。二句雖對。而意實相屬。周禮。五家爲比。

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此以難別。不必姑息爲合。無爲二字。接上貫下八字。言分歧之路。在此揖別。無爲灑淚沾巾。共作兒女子情態。蓋以我與君跡雖遠離。

而情若對面者也。

此等詩氣格渾成。不以景物取妍。具初唐之風骨。前解寫別後解言不必傷心也。

聖泉宴

慶陽府合水縣有聖泉亭。

王勃

襟披乘石磴。列籍俯春泉。

此以初至聖泉起。披襟開襟而當風也。石磴石阪之路也。列籍。列坐之客。春泉。卽聖泉。乘。升也。俯。臨也。上乘石磴。下臨聖泉也。

蘭氣熏山酌。松聲韻野絃。

此以宴於聖泉承。蘭氣近酒。故熏山酌。松聲類琴。故韻野絃。此宴於聖泉所叙之景也。

影颿垂葉外

香度落花前。

此以山林春興作轉。垂葉落花。照春字。影颿。寫度。寫同宴諸客。領略此花香葉色之麗也。

興洽林塘晚。重巖起夕烟。

此以酒闌興洽爲合。上云影颿垂葉之外。則林塘固已晚矣。而朋興和洽。遂不覺重巖前。夕烟升於林際也。

前解至聖泉而宴後解描寫興濃此詩字意頗重在流麗而不覺

春日還郊

王勃

閑情兼默語。攜杖赴巖泉。

此以還郊意起。首句冒全詩。閑情淡於仕進默語人不能知。兼此靜理。然後乃攜杖而赴巖泉之下也。

草綠縈新帶

榆青綴古錢。

此以閑情所見巖泉之草木爲承。且寫春日也。草綠如帶之縈繫。榆青似錢之連綴。從閑情見物理如是。

魚牀侵岸水。鳥路入

山烟。

此以郊外景作轉。郊外有水。當春水漲。而魚牀之水侵岸矣。郊外有山。當春烟深而空中之鳥道入山矣。非閑情中還郊。那得有此好景。還題平子賦。花樹滿春

田。

此以適情題咏。而得春郊之樂爲合。合上云還郊所見如此。我應順情而咏歸田之樂。方不負此花樹滿春田也。以春字結。

前解初至郊後解反還郊之樂

晚次樂鄉縣

縣在襄陽

陳子昂

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

起句實題。陳伯玉嘗從武攸宜征契丹。在道懷鄉。因言故鄉杳遠。茫無涯際。當此日暮。而我之孤征未已。是晚次樂鄉縣題也。

川

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

三句承首句。四句承二句。言此所經川。原皆非舊國。行之若迷。而所行道路。將入於邊城耳。

野戍荒烟斷。

深山古木平。

轉句言晚景之荒涼。以伏恨字。野戍荒涼。烟火斷絕。深山窮僻。林木雲平。此時孤征之客。眼見此景。不覺牽愁帶恨矣。

如何此時恨。噉噉

夜猿鳴。

合句却復擺開。作一轉法。言此時之恨。固已不堪。如何復有夜猿之聲。噉噉哀鳴。以添吾恨。此夜猿合深山句。起句日暮。此以夜結。

前解寫題面後解言晚次之情中二聯造句天然而反起亦復高古

春夜別友人

陳子昂

銀燭吐青烟。金尊對綺筵。

起句寫別筵。于昂將之洛陽別友。而饒席之豐美如此。古詩。有銀燭。謂銀有精光如燭也。今倒用之。銀燭吐烟。切春夜酌金尊以送別也。

離堂思琴瑟。別路繞山川。

此以別情承上。云如此華筵。設於離堂之上。我從別後思堂中之琴瑟。繞異路之山川。其凄惻何如哉。故留坐終宵。而不忍遽別也。

明

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

轉筆云。我今竟終宵歡叙矣。起視明月隱於高樹。長河沒於曉天。則是天將旦矣。謝眺詩云。離堂華燭盡。別幌清琴哀。殆此時之情思與。

悠

悠洛陽去。此會在何年。

合句云。天既曉。我當行而入洛。但悠悠歲月。前解是夜宴後解是臨別而情思未知再會何年。此時此夜。真有難爲情者。周摯見乎詞矣。昔人評云五六語

佳第似秋夜不見春景字又云八腰字皆仄聲不覺其病然亦當戒

春日登九華觀

陳子昂

白玉仙臺古。丹丘別望遙。

起句寫觀。而以別望寫登字。以起下聯。言此觀之古。猶白玉仙臺也。從丹丘而別望。其入望者甚遙。蓋丹丘晝夜常明。爲不死之鄉。非一切

塵寰可比。

山川亂雲日。棲樹入烟霄。

承上云。登此觀而遙望之。則山川與雲日。紛紛雜亂。言多也。而棲樹亭樹。聳入烟霄。言其高也。鶴舞千

年樹。虹飛百尺橋。

轉句云。觀之奇境。不特如上所云也。於樹則有千年之樹。如鶴舞之軒翥。於橋則有百尺之橋。如虹飛之蜿蜒。此中寧無異人哉。鶴舞虹飛。俱形容之辭。於

逢赤松子。天路坐相邀。

合卽云。如此仙境。還應逢赤松子。坐天路以相邀耳。西京賦。要羨門乎天路。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致神農能入火不燒。營居西王母石室中

前解登九華觀後解搖寫觀如仙境以應首句白玉丹丘之奇

蓬萊三殿侍宴奉敕咏終南山

唐大明宮內次北。有紫宸蓬萊含元等殿。

杜審言

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

起句總寫題內三殿南山。長安上直北斗。謂之北斗城。而京師蓬萊三殿。實與南山相對。挂如懸挂。倚似依託。字法奇特。雲標

金闕迥。樹杪玉堂懸。

承句寫三殿之勝。言此殿中。金闕之遠。如在雲端。玉堂之高。如懸樹杪。得倚南山而益增其壯。

半嶺通佳氣。

中峯繞瑞烟。

此以南山近君作轉。而卽以南山祝君爲合。是奉勅咏終南山也。佳氣自半嶺而來。通三殿。瑞烟自中峯而同繞一人。是所謂地效其靈。天挺其秀者也。

小臣持獻壽

。長此戴堯天。

合卽云。南山之近君如此。臣卽持此以上南山之祝。而長戴堯天也。史記。堯仁如天。

前解蓬萊三殿後解咏終南山作應制體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臨津縣屬景州。

杜審言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

起句尋鄭明府。或行或止。無地可依。而可以相招者。惟君是天涯落酒

中堪累月。身外卽浮雲。

承上云招尋得君。如遇酒。卽酒逢知己。便一醉累月。可以忘懷。酒中視身外事。等如浮雲耳。宴鄭明府宅。題意寫得酣暢。霜白宵

鐘徹。風清曉漏聞。

轉句。寫秋夜。言我與明府酒中之興趣如此。縱使霜宵達旦。鐘漏俱殘。亦不爲過霜白。五更時分。徹。止也。天曉則風必清。

坐攜餘興

往。還似未離羣。

此以將別爲合。言天曉將別。餘興未盡。似於坐中攜興而往。雖已別後。恍然猶未離羣耳。離羣而索居。西河氏子夏之言。

前解宴鄭明府宅後解寫秋夜前是既會後是將別。

夏日過鄭七山齋

杜審言

共有尊中好。言尋谷口來。

以過鄭七山齋起。言我與鄭七同有尊酒之好。故尋谷口而來。谷口用鄭高士事。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耕於岩石之下。

名振京師。薛蘿山徑入。荷芰水亭開。

以已至山齋承初入則由薛蘿之山徑。已到則開荷芰之水亭。相與玩賞也。

日氣含殘雨。

雲陰送晚雷。

此以夏日晚景轉。上聯荷芰。句。已伏夏日意矣。雨過則日氣含之。雲留則雷聲送晚。當此時也。晚涼荏爽。便不覺客之淹留矣。

洛陽鐘鼓至。車

馬繫遲迴。

合上云。山齋晚景既佳。鄭七朋情又洽。卽到天光已夜。洛陽城中之鐘鼓已動。而車馬繫戀。遲迴不行。不欲遽別山齋也。

前解過山齋後解寫夏日前是初過後是欲回而不忍回。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晉陵今常州府

杜審言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

陸丞相有早春遊望之作。而老杜和之故先從陸丞相說起。丞相宦遊歸晉陵。驚早春之物候一新。故有遊望之作。獨字。見此外無人。偏驚見於心最切。宦遊入內。便隱帶自己矣。

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承上物候說。早春雲霞梅柳是物。曙與春是候也。日從海升。雲霞在曙光中映出。是日之早也。梅柳先從江南得春氣。而後渡到江北之梅柳。

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

此轉出早春已過。却是老杜和此時時是時之早也。此種景俱遊望時見之。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爲春氣所催而出。綠蘋之葉。爲春光所轉而生。

江淹詩云。江南二月春。東風轉綠蘋。

忽聞歌古調。

歸思欲沾巾。

此以聞詩遙和。而動歸思爲合。古調。指丞相原唱。早春已過而忽聞之。是丞相得歸晉陵以逢早春之遊望。我因不得歸。而負此春

光。故至於歸思之淚欲沾巾也。丞相驚早春。老杜驚春晚。同一驚也。

前解陸丞相早春遊望後解寫和意而以驚字爲詩眼起。結意相應中間出渡催轉四字似屬蜂腰以詩好自不覺。

和康五望月有懷

杜審言

明月高秋迥。愁人獨夜看。

以望月起。秋天高。故月亦迥。迥也。愁人看月。已自傷秋。何況又是獨夜。

暫將弓竝曲。

翻與扇俱圓。

承上云。此秋月也。我纔見其弦形與弓而並曲。忽焉而滿。翻與扇而俱圓。望中之景狀如此。

露濯清輝苦。風飄素影寒。

此以望月之情。轉出別離情事。月至秋而清寒。清輝。月光也。夜深露下。如爲所洗濯者。素影。月影也。月必著物而見影。人行月中。風飄其影而增寒。蓋與下句鑒羅衣緊照也。獨夜懷人。而風露助其清苦。其情更悲矣。羅衣。

此一鑒。頓使別離難。

合上云。望月懷人。情景之淒涼如此。視此羅衣。一照於月光之下。頓覺別離之情。難以堪也。

前解是望月後解寫有懷

賦得妾薄命。

曹植有妾薄命篇。以薄命妾。比逐臣也。

杜審言

草綠長門掩。苔青永巷幽。

長門宮。廢后所居。永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此皆薄命。故賦此以爲起。君王不來臨幸。故草綠苔青。門掩掩而巷幽寂也。草與苔。與下春

寵移新愛奪。淚落故情留。

承上長門永巷之幽寂者。祇爲寵移於新愛之人。爲其所奪。然終不敢忘君。而淚落者。蓋以故情留之也。啼鳥驚

殘夢。飛花攪獨愁。

此寫愁爲下春色羅作轉。夢既不成。又爲啼鳥所驚。愁生於獨。復被飛花所擾。薄命之妾。感物而自憐矣。

自憐春色罷。團

扇復迎秋。

合上云。鳥啼花落。春色已罷。如己之芳年已去。祇可自憐。然雖見棄於君。如團扇之棄捐於秋日。而心猶未絕。安敢遂忘團扇之復得迎秋乎。詩人溫厚之意如此。

前解言薄命之故後解自憐而不忍忘君

巫山

沈佺期

巫山高不極。

合沓狀奇新。

起以高奇二字。贊巫山之勝。重奇一邊。巫山乃在南郡巫縣有十二峯。望之若合若沓。出奇以見新。其狀靈異。不止。在於高也。高不極。言

高不至極也。沈約巫山詩。合沓共隱天。

暗谷疑風雨。

陰崖若鬼神。

承上言巫山之奇。谷之暗處。悽迷無風雨。而疑有風雨。崖之北面。幽遠不測。若有鬼神臨之。

月明三峽曉。

潮滿九江春。

此於時候見山之靈異。作轉。三峽者。西陵峽。歸鄉峽。巫峽也。峽間常昏。非夜半不見月。故因月明而疑爲曉。江寒則潤。峽中春水發。則

下流於九江。而潮滿。因知其爲春矣。

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

此以高唐神女爲合。言此入夢之人。朝雲暮雨。事莫可憑。須問宿陽臺之客。而後可知也。通篇寫奇

新。故以奇新事結。

前解以奇新壯巫山之勝承轉皆是此意

遊少林寺

寺在河南登封縣西。少室山北麓。梁達摩面壁於此。

沈佺期

長歌遊寶地。徙倚對珠林。

起句是遊寺。佛經云。黃金七寶爲地。摩尼珠爲林。故佛寺爲寶地珠林。徙倚遊不一處也。

雁塔風霜古

。龍池歲月深。

承句寫少林寺。西域有比丘爲雁王立塔。故謂之雁塔。少林寺有九龍潭。故曰龍池風霜。古由歲月深。皆言寺之舊。

紺園澄夕霽。碧

殿下秋陰。

此以登覽將夕。轉下歸路爲合。紺園用庾信詩話。言園中色青赤也。夕霽則氣清。故紺園澄澈。而斜陽西墜。則秋陰下於碧殿矣。

歸路烟霞晚。山蟬

處處吟。

合上云。夕陽西下。將歸歸路而去。而一路之烟霞已晚。但聞處處山林有秋蟬之吟噪而已。

前解初至寺而動瞻仰之心後解登覽足而叙歸途之景

夜宿七盤嶺

沈佺期

獨遊千里外。高臥七盤西。

起句寫題面。此時因流嶺南。故獨遊遠道。臥此奇山。七盤嶺在漢中褒城縣北。

山月臨窗近。天

河入戶低。

此承宿嶺之高。山高故見月之近。而河之低也。

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

鳥名

此以異方之木。與鳥作轉。吳都賦注

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子規一名杜鵑。蜀鳥也。當春而綠平仲。入夜而啼子規。他鄉景物。祇令人悲耳。

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

此以宿夜。將曉爲合。言我爲行客。

空於清夜留此而聽啼鵑。旅愁不寐。不覺已聞褒城曙曉之雞也。浮行也。

前解宿嶺後解旅情

扈從登封途中作

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於泰山。庚午。禪於社首。

宋之問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

起句言仙遊到泰山。帳殿舊唐書。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幄架爲殿也。崔嵬。言高也。仙遊。天子爲封禪而遊也。壯哉。嘆其儀衛之嚴整雄麗。

衛之嚴整雄麗。實言不虛假也。

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回。

承仙遊之壯曉來捲起御幕。連山雲亦捲在內。夜時看帳殿四邊之火。與星光相雜而同繞。要知此時在山上。故

雲入幕而火光如星。

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

此以辭泰山而歸爲轉。亦寫仙遊之壯。谷暗者。爲千旗之出。山鳴而萬乘初來。蓋漢武帝登嵩山。官屬咸聞。呼萬歲者

三。後世遂傳爲山呼。亦曰呼嵩。今山鳴。當是暗用此語。

扈遊良可賦。終乏挾天才。

合上云。仙遊之狀。如此。臣等屬從。其宜獻賦以揚盛美。但乏挾天之才。而終於

不能也。此自謙之詞。蜀都賦云。幽思綯道德。摘藻挾天庭。挾天本此。揜音鳴。舒。張也。揜音因。去聲。發揚聖藻也。

前解言仙遊到泰山後解言仙遊從泰山而回未結扈從之意

陸渾山莊

歸來物外情。

此句爲一詩之主。下皆言物外情也。歸來。宋罷官而歸。物外。猶言世外也。

負杖閱巖耕。

耕於岩石之下者。物外人也。而負杖以閱之。此卽退老歸田意也。

也。閱視。

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

看花採藥。皆物外情也。源水看花入。暗用桃源事。昔龐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亦幽事也。

野人相問

姓。山鳥自呼名。

此以山莊事。轉出樂字爲合。野人不知姓名。互相動問。鍾伯敬云。玩野人相問姓。有老死不相往來意。自呼名。南方有鷓鴣。其名自呼。此皆言物性之自然也。

去去

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合上云。我歸山莊。人鳥皆不相識。然則吾去時。獨自爲樂已耳。但以前解初歸無他才能而愧。此生之虛度耳。宋之間名利中人。此便非真隱者語。

聊以自樂耳

長甯公主東莊侍宴

公主中宗女。下嫁楊慎。

李嶠

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

以東莊起。別業。猶言別第。青甸。東莊在東郊也。鳴鑾。天子之大輅。鑾鈴之聲也。降紫霄。從紫禁而降臨東莊也。長筵鵷

驚集。仙管鳳凰調。

此以待宴主家。承開長筵而設宴。則侍宴者。如繡鷺之集。鷺飛有序。故以喻。百官。至於奏管。則調鳳凰之聲。此以弄玉比公主也。

樹接南山

近。烟含北渚遙。

此以東莊勝景爲轉。南山。卽終南山也。楚辭。帝子降兮北渚。言湘君也。今言東莊地勝。烟樹迷濛。見山之近。而水之遙也。

承恩咸已醉。

戀賞未還鑣。

合上云。於此勝地。而沾主恩。羣臣咸已盡醉。而大駕猶未還宮。以戀此山林。歡管未已也。

前解東莊侍宴後解宴罷而叙其事也

幽州夜飲

張說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

從幽州夜起。公時爲幽州都督。幽州地寒。何況是夜。又且涼風吹雨。分外凄冷。其蕭瑟之現。搖動寒林。心中有無限感慨。

正有

高堂宴。能忘遲暮心。

此以夜飲承。言當此風雨蕭條之夜。正幸有高堂宴飲。暫忘此遲暮之感也。是雖飲亦不成歡。

軍中宜劍舞。塞

上重茄音。

此以邊城事作轉。言軍中宜於劍舞。非劍則不作邊城將。相宜。塞上重於茄音。非塞則茄音亦不重耳。

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作反結。言舞劍開筵。邊城將纔有此境。我如不作邊城將。當此苦况。誰知昔日在朝恩遇之深。總因心中不樂幽州。故以昔時恩遇。反形出邊城今日之苦也。

前解寫幽州夜飲後解因夜飲而自傷身在邊城也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張九齡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

起句寫瀑布之遠。切望字。萬丈之泉。如在天半。故迢迢而望之。半皆紫氛。紫氛。天氣也。謝靈運賦。託丹砂於紅泉有丹砂處。則有紅泉。

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

承上紅泉之落。飛灑乎雲樹之間。而見其從高而落也。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

聞。

此寫瀑布之狀。日照之。則虹霓相似。天清本無風雨。而如聞風雨之聲也。

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此以山靈故水秀爲合。言瀑布之奇如此。祇以山靈

之秀。得此空水澄鮮。共含元氣之混。濃而已。氤氲。天地混元之氣也。

前解描寫瀑布之落後解則其神秀也

宿雲門寺閣。寺在今

名紹興府雲門山
廣孝寺。

孫逖

香閣東山下

○ 烟花象外幽 ○

起句寫閣。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烟花繞寺。在意象之外。故見其幽。

懸燈千嶂夕。卷

慢五湖秋。

此以宿閣承。懸燈而知千幃
眺五湖之秋。言宿處高而所

之夕。卷幔而見自遠也。

畫壁餘鴻雁。

紗牕宿斗牛。
以閨之高古爲

轉。壁僅餘鴻雁之影。寺古。則壁古也。從紗窗中以望牛斗。若依宿於此者。闌高而牛斗低也。

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

合上云閣高若此。而夢疑天路之相近。

中當與雲遊耳。夢雲給宿字。
○南齊褚伯玉從白雲遊。

前解寫宿閣後解因閣之高而以雲路貼雲門寺

幸蜀西至劍門

大劍山在劍南縣。

玄宗皇帝

劍閣橫雲峻。鑾輿出狩回。

明皇自蜀還京。道經劍閣而作。因言劍閣之峻。而帝駕從此回也。水經注。小劍至大劍二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樸雲峻。極言

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

承上劍閣。言翠壁立。有千仞之連。丹嶂雲橫。想五丁之鑿。何其險也。五丁。蜀王令以開道者。灌木縈旗。

轉。仙雲拂馬來。

以行路之景作轉。灌木。叢木也。木多。則
旗縈繞而爲之轉。山高則仙雲拂馬而來迎。

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

才。

此以張孟陽劍閣銘意爲合。言劍閣周圍險道。而乘時應運之人。方在尙德而不恃險。故見孟陽之銘。而嗟嘆其才也。此時肅宗已恢復京師。故曰乘時。晉書。張載字孟陽。博學有文章。省文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

益州刺史張敏。表上其
文武帝遣使鑄於劍閣。

前解言劍閣之險後解言行道之險而結到尙德乃駐蹕題詩之意也

送友人入蜀

李白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

以蜀路難行起。崎嶇二字貫全詩。蠶叢黃帝之後。封於蜀。始稱王者。名蠶叢。見說。謂親見人說也。崎嶇。路之險也。行既不易。友何爲人。

蜀哉。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承崎嶇。言行之不易也。山從人面而起。雲傍馬頭而生。山雲亂目。跬步不可失足。險甚矣。芳樹籠秦

棧。春流遶蜀城。

此以入蜀作轉。芳樹。春樹也。時常春日。而棧旁之路。芳樹籠罩其上。秦棧路險難行。架木而渡。謂之棧道。乃秦時所築。春流。指錦江也。其水遶城。蜀城。成都城。友人

入蜀到此也。升沈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此借問升沈爲合。升沈者人之遇合有高低。如行路有上下也。君平。漢嚴遵字。嚴以下隱成都市。高士也。今友人涉險以至成都。

則崎嶇既經歷過。已知升沈有定。不必更決於君平矣。前解甚言蜀路之崎嶇後解言友之入蜀亦從崎嶇已過說

贈錢徵君少陽

李白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

以達時行樂意起。枚乘柳賦。鑾盈纓玉之酒。言酒色清白而輕黃也。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

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

春風所餘。無多幾日。正承上三月。而况我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

竿也未遲。

此以乘時用世意作轉。以光陰迅速。雖秉燭夜遊。尤恐不足。如逢渭川獵。猶可帝王

師。此以渭川獵合投竿。以猶可二字。合上也。未遲。昔周文王獵於渭川。而得八十餘之太公。今徵君如逢明主。猶足爲帝王之師。未可以草澤終也。

前解美徵君能及時適興後解以達主用世爲期也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

此叙別之地。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

上二句。移法妙。蓬草之無根。隨風飄轉者。征。進也。孤蓬萬里征。念其行之遠也。萬里征。與一爲別借對。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之無定。而故人相送情切。如落日難於挽留也。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以臨別爲合。言遊子揮手自茲一去。萬里雲飛。蕭蕭馬鳴。言作別離聲也。左傳

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遁。前解敘送別之地。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也。後解言送友之情。

尋雍師尊隱居

李白

羣峭碧摩天。逍遙不計年。

起句寫隱居。言此地羣峰峭壁。碧色摩天。而尊師於焉逍遙。不可以年歲計也。撥雲尋古道。倚

樹聽流泉。

此以尋字意承。以山極高聳。故須撥雲以尋古道。及其居已至。則先倚樹以聽泉聲。見尊師之居。超然物外也。

花暖青牛臥。松高白鶴

眠。

此既至隱居。而以物性之自然爲映觀也。青牛老子所乘。白鶴每集松樹。花暖點春時候。牛臥鶴眠。又見日之暮也。

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烟。

此以同去爲合。既見煉師。而語言之次。紅色已暮。於是復從古道。衝寒烟而獨自下山。先以撥雲而上者。今乃衝烟而下。用字俱有照應。

前解寫尋隱居後解寫已見尊師而還也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李白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

用桃源事起。言犬吠於水聲之中。見仙源之寥寂也。而又桃花初放。帶雨而色濃。山居春景。事事幽雅。樹深時見

鹿。溪午不聞鐘。

此以不遇意承。言我訪道士於山中。林木深茂。時見鹿遊而不見人也。至於幽溪亭午。不聞鐘聲。則固知道士已他適矣。

野竹分青靄。

飛泉挂碧峯。

此以山中所見爲轉句。野竹凌霄。分空中之青靄。飛泉挂屋外之碧峯。而主人不在。所見惟此而已。

無人知所往。愁倚兩

三松。

合句。仍寫不遇。言山中景色如此。究無人知道士之去處。令我愁不得見。空倚兩三之松。而惆悵無已也。兩三。見倚不一處。不一時。

前解訪道士不遇後解則對景而悵然倚樹望竹泉而已

過崔八丈水亭

李白

高閣橫秀氣。清幽併在居。

首句是水亭。次句是八丈。言亭閣高開。橫山川之秀氣。得八丈而倍覺其清幽。是清幽并屬於八丈也。簷飛宛溪

水。窗落敬亭雲。

此承秀氣與清幽也。宛溪。在甯國府城東。源出嵯陽山。其流清澈。從亭中望水之落猿。如簾飛也。敬亭山。在宣城縣北。雲從窗而落。總見得亭之高。且秀而清幽也。

嘯風中斷。漁歌月裏聞。

從敬亭山而轉出猿嘯。從宛溪水而轉出漁歌。山水中有此清音。又况猿聲因風斷續。漁歌泛月遙聞。以風月之清幽。助猿漁之逸興。莫非亭畔妙境也。

閑隨白鷗去。沙上自爲羣。

無機心也。今此水亭幽寂。物我渾忘。直當與沙鳥同羣耳。雖極贊水亭。

清幽。然亦前解崔八丈水亭後解點過字意。寫亭外之景合過字意。

秋登宣城謝眺北樓

南齊時。眺爲宣城內史。有高齋諸詩。樓即高齋。唐改今名。在甯國府治北。

李白

江城如畫裏。山曉望晴空。

以登眺意起。宣城山川奇秀。况當秋曉氣清。從樓頭一望。遠者近者。歷歷如畫。下聯乃承明之。

兩水夾明

鏡。雙橋落彩虹。

此承上如畫。是望中景。兩水卽雙溪也。在府城下。二水合流。其明若鏡也。雙橋亦在府城外。一名鳳凰。一名濟川。望之若彩虹之落也。此皆如畫也。

人烟寒

橘柚。秋色老梧桐。

此寫秋意。橘柚產於南國。天曉氣寒。故人烟與之俱寒。梧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今乃秋色已老。太白當此時也。感秋意深。而懷古情遠矣。

誰念北

樓上。臨風懷謝公。

合上意云。我於此時登樓。臨風而懷謝公。前解秋登北樓後解感秋而懷謝公。亦誰復有人念我懷謝之情乎。言知希也。

謝公亭

公自注。亭是謝眺范雲之所遊。

李白

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

此處乃謝公送范雲之處。今之風景。猶昔也。然不免對之而生愁。今昔之感傷也。客散青天月。山

空碧水流。

承風景之生愁也。客有聚散。青天之月色。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鳴秋。池花窗竹。常存。山中之雲流如故。而謝公安在哉。

目。昔豈無之。但見當春而花之映日。至秋而竹之鳴夜。此亭中不知歷幾春秋矣。

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合句便云。今我於亭中而想謝公之際。是今古一相接也。但

千古以下。誰知謝公哉。惟有長歌而懷舊遊之地而已。觀二詩合句。太白可謂深契謝公矣。

前解寫謝亭風景後解則懷謝公也

夜泊牛渚懷古

牛渚山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

李白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

起句。先寫牛渚夜景之清絕。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承上清夜。故望月而懷古也。謝將軍。謝尚字仁祖。號鎮西將軍。袁宏傳云。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曾左在船中飄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久之遺問焉。答云是宏。尚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今太白泊舟牛渚。適當秋月。遂慨然懷謝之會。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轉句。云我亦能爲袁宏之高詠。而世作轉。斯人。指謝尚也。

以明日舟行爲合。月夜泊舟。及旦。而挂帆以行。徒見秋相葉落。兩岸紛紛。豈復有陌路相邀。如謝將軍者哉。

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

以明日舟行爲合。月夜泊舟。及旦。而挂帆以行。徒見秋相葉落。兩岸紛紛。豈復有陌路相邀。如謝將軍者哉。

次北固山下

山在京口臨大江

王灣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

題中次字。是行踪所至。故以客路行舟起。北固山正當客行之路。綠水即大江也。

潮平兩岸闊。

風正一帆懸。

上句承綠水。下句承行舟。潮落則水平而低。水低顯出兩岸之高。故覺其闊。風正。西風也。一帆懸而乘風東下。直抵北固山之外矣。題面寫足。

海日生殘夜。

江春入舊年。

後解以思鄉意轉。北固近海。故云海日。夜既殘則日生。日生則又將行船矣。在江中。轉而思鄉也。鄉書故曰江春。殘年立春。則春在新年之先。是入舊年也。王灣以殘歲不歸。轉而思鄉也。鄉書

何處達。

歸雁洛陽邊。

合上云。身不得歸。必須寄書於歸雁。而此時臘盡。雁前解寫泊舟次北固山下

何處達。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按南韶傳。玄宗詔何履光以兵定南韶境。立馬援銅柱乃還。勒碑恐是此時。唐制翰林無司馬。張非文士。殆鑄工之精者。

杜甫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

以張司馬到南海起。冠冕中國之衣冠。文物也。南之極爲南海。今因張司馬奉使。始通中國之禮教。文章。指碑文上相所製。故曰落上台。天

文三台星。爲三公位也。

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

以勒碑意承。三殿者。學士所直。詔從此而出。百蠻。南蠻百夷。卽南詔地。碑勒其處。碑文到此而始開。

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此寫張司馬去作轉。貼題內送字。野館驛舍也。春帆所乘舟之帆也。春花濃而春雨細。寫去之時來。自北而來南也。

不知

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此寫其回爲合。言不知從此一去。到滄海上。何時始得回還也。司馬奉命而往南海。故曰天遣。

前解作輸林張司馬勒碑南海後解作送字

登兗州城樓

杜甫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兗州漢之東郡。子美父閑。爲此州司馬。時省視之餘。故曰趨庭。因得登樓而縱目力以遠眺也。

浮雲連海岱

。平野入青徐。

承縱目之所見也。東海泰山連兗之境。青徐二州。與兗相接。俯仰之際。雲連野曠。盡在目中。極眺望之遠也。

孤幃秦碑在。荒城

魯殿餘。

因縱目富感。而以爲轉。秦碑者。秦始皇東巡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魯殿靈光殿也。景帝子共王所建。遭漢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悉見燬壞。而靈光巋然獨存。言秦碑尚在孤峯。荒城惟餘魯殿。上下古今。感慨係之。

從來多古意。

臨眺獨躊躇。

以平古爲合。多獨二字有照映。若我從來素多古意。今臨眺而獨自躊躇。鑒秦魯之踪。感興亡之故。登樓者。未必共知吾意也。

因問省而登樓縱目後解因臨眺而憑弔古今

夜宴左氏莊

杜甫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

以初夜起。莊上風林蕭瑟之中。初生之月已落。蓋初三四時也。此時夜露沾衣。淨琴初設。而將開宴矣。

暗水流花

徑。春星帶草堂。

以左氏莊承。莊上有花徑。月落之後。暗水流於其間。帶於其上。何其境之幽也。

檢書燒燭短。看劍

引盃長。

此叙夜宴作轉。夜宴之勝。或論文檢書。而嫌燒燭之短。談之久也。或雄心看劍。而覺引杯之長。與何豪也。

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